

黄河的另一种叙事

——读《大河源》

在中国当代文学版图上,阿来始终保持独特的行走姿态。从《尘埃落定》的魔幻叙事到《云中记》的灾难书写,再到《大河源》的源头探寻,他的创作始终扎根大地,在行走中完成对文明的思考。这部为母亲河所作的深情传记,以诗性的文字和科学的眼光,重塑了我们对黄河的认知。

阿来的写作从来不是书斋里的想象。年过六旬的他,深入海拔4500米的巴颜喀拉山北麓,在黄河最初的泉眼前热泪盈眶。这种“在地性”书写,赋予作品独特的生命力。正如他在书中所写:“我站在泉水前,身体微微震颤,眼中热泪漾动。”身体与土地的直接对话,是《大河源》最动人的特质。

《大河源》在结构上呈现出百科全书式的宏阔视野。全书八回的叙事结构,既遵循黄河的地理脉络,又巧妙穿插历史、生态与人文的多维思考。阿来打破了传统非虚构的界限,将游记、考察笔记、散文诗、博物志等多种文体熔于一炉。他对河流形成的“双向奔赴”现象的描写尤为精彩:“不只

是上面的水向下冲刷,下流的水,其实有过漫长的上溯,一点点掏空土与石,一点点向上侵蚀。”这种科学观察与诗意表达的结合,展现出作者独特的跨界叙事能力。

阿来的语言风格以诗性表达为核心,充满韵律感,灵动而厚重,在《大河源》中更臻化境。他的描写既有科学观察的精确,又有诗人感知的敏锐。书中对欧氏马先蒿的描写堪称典范:“七朵花,每一朵花都像一只头顶紫黑的小鸟,下唇金黄,试图歌唱,或正在歌唱。”寥寥数语,既准确描绘了植物特征,又赋予其诗意的想象。

在生态思考层面,阿来记录的鄂陵湖畔生态案例发人深省:“牧民退牧还草,甚至移民别处,但是野生动物种群恢复得比草场还快,人不放牛牧羊了,但草场还是被野驴野马野羊破坏了。”这一观察打破了“人类活动即破坏”的思维定式,促使我们重新思考生态环境保护的深层意义。他对黄河上游水电站的辩证分析同样精彩,展现了科技与自然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。

小人物的坚守与迷失

——读《平凹秦岭故事集》(《赤日》《蚁神》)

相比贾平凹的长篇,我更钟爱他的中短篇。一方面,多年前商州系列散文给人留下深刻印象;另一方面,这些中短篇大都聚焦身边个性鲜明的小人物,文字质朴细腻,沉浸在这“土得掉渣”的乡土气息中,更能触摸到人性的本质。本书由贾平凹自选1980年以来创作的20个和秦岭有关的故事集结而成,共两本,一本名《赤日》,一本名《蚁神》。赤日,炽烈燃烧,热情奔放;蚁神,有如蝼蚁,貌似卑微,却会倔强又执着地活着,活成自己的神,散发出足以温暖自己的光 and 热。

平凡也有平凡的个性。《赤日》这个名字就像是给黑氏起的。这个因为外貌而被忘却了本名的女人,嫁给家底殷实的信贷员儿子后,得不到真正的爱与尊重,毅然离婚。与一般女人不同,为了争一口气,她没有离开男人的村庄。黑氏后来与别的男人结婚,虽然日子过得越来越好,但始终得不到应有的滋润,于是再次选择分手。黑氏两次为追求自我而离开物质丰裕的男人,最终活出了自己喜欢的模样。而流落到村里的武师,凭借自身努力,更主要是坚持自己的做人原则,终于赢得了尊重。那个执着于

剪纸爱好的女人,根本不在乎丈夫的斥责,也不管丈夫是否会偷拿她的剪纸去换酒喝,始终沉浸在自己的爱好里,乐在其中。

有人勇于追求自我,有人则迷茫于世俗。光棍五魁是一个驮夫,冒死从土匪那里救回了新娘,但又以道德之名,亲手将她送进了一个新的、更禁锢人性的道德囚笼。某种意义上,是他那无法冲破世俗的传统观念扼杀了新娘。同样被道德绑架的还有天狗。师傅瘫痪后,天狗与师傅、师娘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,并与师娘互生情愫。出于对师傅的尊重,天狗对师娘敬而远之。最终,师傅选择自杀,成全了天狗和师娘。可以说,师傅的这一选择,实际上是对落后传统的激烈反抗。

面对世俗的阻挡,有人不惜以命相搏,有人则因过分在乎别人的眼光,而在臣服世俗的过程中渐渐沉沦。《好了歌》中的宝成,“好”得没有一点原则。在被女人和丈母娘狠狠骗了一把后,他选择息事宁人。当女人被人欺侮时,他也没有表现出男人应有的血性。被一骗再骗之后,他仍然选择忍让和接纳。当然,每一次他都会给出一些根本站不住脚

《大河源》更是一部文明沉思录。阿来将黄河源头多条溪流汇聚的景象,升华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生动隐喻:各民族在这片土地上相互包容、团结协作,共同创造了灿烂的文化。这种地理与文明的互文,使黄河不仅是自然河流,更成为文化认同的精神象征。

阿来的写作始终保持着对大地与文明的虔诚。在黄河源头,他看到的是水的起源,更是文明的源头活水。“人与大地,大地与人,本就是互相依存。”——这简单的话语道出了最深刻的启示。在这个意义上,《大河源》不仅是一次地理溯源,更是一次文化寻根,为当代中国文学注入宏大视野与深沉力量。同时,他在书中将微观观察与宇宙思考相连的能力,使作品超越了普通地理志的局限。

阿来的作品背后,有一种精神性的呼应和支撑。当合上这本书,我们或许会明白:真正的文学从来不只是讲述故事,而是教会我们以新的目光看待世界。《大河源》正是这样一部完成文学使命的杰出之作。

的理由。宝成的这种“好人”人设,既无法捍卫自己的生活,也无法为他身边的人提供必要的呵护。所以,宝成是一个悲剧,无论对他自己,还是他心中在意的那些人。

同样的迷失还发生在阿吉和土匪白朗身上。本来在城里混得很差劲的阿吉,想方设法在村里人面前寻找存在感、优越感。村里人似乎给他提供了展示的舞台,又似乎只是逢场作戏,视他为工具人,只有他自己深陷其中。曾因劫富济贫而受人膜拜的土匪白朗,长期执迷于自己的“英雄”情结而不能自拔,直到某一天幡然醒悟后才发现,自己原来一直被困在自我定义的狭隘英雄形象里。

贾平凹的这部秦岭故事集,刻画了一批人们喜闻乐见的小人物形象。从黑氏、武师等人身上,我们看到了坚守的巨大力量;而在白朗、宝成、天狗等人的故事中,则以一种对立面的形象进行反面映照。

贾平凹在书中写道:“人一旦被精神所驱使,就忘却饥饿,忘却寒暑,忘却疲劳和睡眠。”所以我们看到,即便是平凡人物,因为坚守,也常常会活出别样的精彩,散发出特有的光芒。

味蕾与文化的碰撞

——读《元宴》

继《宋宴》之后,徐鲤推出了又一本记录一个朝代美食文化的作品——《元宴》。从青虾卷羹的清新雅致、蟹鲞冷盘的鲜美开胃,到锅烧肉的酥嫩多汁……书中描写的这些精美吃食,无不让人啧啧称叹。印象中,只有风雅诗意的宋人才会吃那么精致繁复的美食,而元代作为一个兴于马背的铁骑王朝,想必生活方式颇为粗放,不曾想元人的餐桌上也这般丰富精彩。

徐鲤考据《饮膳正要》《居家必用事类全集》《云林堂饮食制度集》等20多部古籍,从700多道饮食方子中精选出35道元代流行的古法秘制菜肴,对食材的选取、烹饪手法、制作流程予以系统解说,并详细介绍了每道菜品的发展脉络、简言之,书中内容可以概括为“古法菜单+历史文化解说+古法烹饪步骤+传世经典/壁画”。

与《宋宴》里的美食相比,《元宴》中的饮食少了一些雅致与文气。不过,无论是西域风味的果仁蜜饼古刺赤,还是融合了中原烹饪技法的各式菜肴,都展现了元代饮食的包容与开放,也展现出其与众不同的风情。其中,“粗犷”的北宴包含肉饼儿、鼓儿签子、羊皮面、秃秃麻食等接地气的风味小吃;“细腻”的南席则有“妙手烹鲜”的青虾卷羹、“看似

平常却极尽讲究”的冷淘面,还有各式奇茶异汤:荔枝汤、木瓜浆、茉莉汤……35道元代美食,以主打食材牛羊肉、禽类、水产、蔬果为序编排,涵盖热菜、冷盘、汤羹、面点、饮品,并附有详细制法步骤图,同时以元散曲杂剧、书画文献勾勒元代风物文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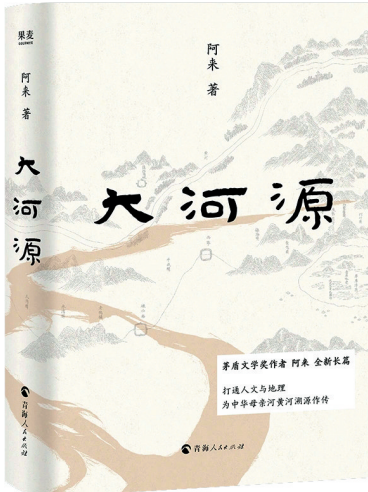
疆域空前辽阔的元代,其饮食文化深受蒙古族、汉族以及西域各民族的影响。一本《元宴》在手,人人都能品尝到元大都的风味。“杨梅渴水”,意为用杨梅做的解渴之水。先用杨梅榨出汁滤清,然后熬煮成浓缩的果汁,饮用时加入蜂蜜,也可加水稀释一下,香甜可口。在14世纪的中国,这种饮品很流行。元人还爱在茶饮里加香料、加果子。而元杂剧和小说里的“茶博士”,也会用预制的半成品备餐。比如,各种浓缩型的稠膏或粉状冲剂,顾客下单后,只需将汤料冲水搅匀即可。

元人所用的烹饪技法和现代没有太大区别,煎、炒、煮、煨、炖、炸、炙、烤、蒸、拌,一样讲究色香味俱全。书中介绍的很多美食,如酸肚子、鱼冻、荔枝汤、三色杂爌、肉饼儿等,完全可以自己在家学着做。然而,奢华的宫廷宴席就不能“如法炮制”了。这席奢侈的宫宴上,不仅有牛羊猪马,

还有各种让你想都想不到的野味。各类琼浆玉液、糕点甜品、冰鲜瓜果,更是数不胜数。

《元宴》追溯美食历史,再现元人的饮食生活。书中每一章节,不但会介绍食物背景,还会提及皇家狩猎、饮酒文化、贝类养殖、文人轶事等诸多内容,让读者从中一窥元代的社会生活风貌。在书中,你还可以“邂逅”那个时代的名人美食家们,如马可·波罗、倪瓒、忽思慧等。马可·波罗曾在书中记录,忽必烈时期的宫廷每年至少举办13场大型盛宴。除新年、端午、冬至等传统节日,皇帝生辰(天寿节)、新帝登基等,都离不开宴会。而“作马宴”更是重要庆典上的必备节目,被誉为“蒙古族饮食文化皇冠上的明珠”。

中华民族的饮食文化底蕴深厚,素以历史悠久、菜系多、品种全、烹饪工艺卓绝而享誉世界。每一道菜,都是历史的缩影;每一种味道,都是文化的积淀。《元宴》带给我们的远不止是丰盛的佳肴,更是一段历史的见证,一种融入血脉中的文化传承。它是一场味蕾的盛宴,也是一把穿越时空的钥匙,带我们走进通往元代的神秘之门,在味蕾与文化的碰撞中,激发出跨越时代的共鸣与情怀。



书名:《大河源》

作者:阿来

出版时间:2025年1月



书名:《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》

主编:孟扬

出版时间:2023年1月



书名:《平凹秦岭故事集》

(《赤日》《蚁神》)

作者:贾平凹

出版时间:2024年8月



书名:《洪荒漫记 I 童谣村》

作者:廖亦晨

出版时间:2024年9月



书名:《元宴》

作者:徐鲤

出版时间:2024年8月

纵横诗词天地

神游山水胜景

——读《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》

■刘昌宇

融诗词文化与自然风光于一体,将古典文学之美与山川草木之秀汇诸笔端——《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》带我们走进绿原、山峦、森林、湖泊,饱览中华大好河山的雄浑和壮阔。全书以“山岳篇”“登楼篇”“临水篇”“胜迹篇”“寻古篇”为循,以30篇游记散文为脉络,将诗词赏析、景物介绍、情感抒发有机穿插其间,绵密细致地营造出诗中有“话”、“话”中有诗的独特意境。这使得读者在欣赏诗词之美的同时,也能了解相关历史和文化背景,增强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理解。

自古以来,中国就是诗词的国度,也是一个崇尚旅游的国度。特别是古代文人,常于游历山水之际,触景生情,借诗词歌赋,或慨叹时世、忧国忧民,或思慕家乡、道离别愁绪,或寄情山水、托物言志……他们用手中的如椽大笔,深切反映时代风华,吟诵生活百态,礼赞旖旎风光。本书巧妙地将睹景与抒怀勾连在一起,以唐诗宋词为媒,将遍布中华大地的名胜古迹和人文风景,按照不同的文化主题予以全新的诠释。编者既分析每一首唐诗、每一阙宋词的内在意蕴,阐释诗人词人精妙的艺术构思,解读他们所取得的辉煌文学成就;又以一个旅游者的身份,跋山涉水深入诗词所写的名山大川之中,实地感受一景一物的千年变化。

编者极具代入感的文字,好似画龙点睛一般,瞬间写活了诸多人物及景点,让他们和它们的形象,由单薄到丰满,由平面到立体,也进一步强化了我们对古典诗词的纵深理解。乘着这样的

旨趣,再来观诗词、观人、观景,历史已然变得鲜活,名胜也焕发出新的活力。有的古迹虽已锈迹斑斑,但因为深厚的历史积淀,凝结着一地一物的精神风骨,始终被国人铭记;有的名胜,由于独一性、不可替代性,充分彰显出大自然移山填海的磅礴之力,一直令后世歌之吟之。在该书中,编者以一个现代人的眼光,从单纯的写景抒情中跳脱出来,细心地将名家、名作、名景这些璀璨的“珍珠”串联在一起,以其宽广深邃的文化视野,努力挖掘每颗“珍珠”的内在质地和精神气韵,从而揭示出众多风景背后新的时代内涵。

在诗词的天地间感受文人骚客的翩翩风采和旷世情怀,领略中华大地上的醉美风景,何其乐哉!从李白、杜甫、刘禹锡、王昌龄、李商隐,到苏轼、辛弃疾……不论是“飞流直下三千尺”的庐山瀑布、“白云千载空悠悠”的黄鹤楼,还是叱咤风云的赤壁古战场、彩云萦绕的白帝城、古意森森的姑苏城外寒山寺,众多名家、名作、名景,从历史深处、从我们尘封已久的记忆中“苏醒”,鲜活地呈现于眼前,文人们抑扬顿挫的吟咏之声仿佛也在耳畔响起。历史一越千百年,沧海变桑田。而名山大川中所蕴含的文化意蕴与精神气象,早已凝固成诗行,深入亿万人心。

旅行的方式多种多样,而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,让人耳目一新。这既是一次文化的追寻,也是一次琴瑟合鸣的精神探求。往事越千年,故地再神游。穿行在荡气回肠的字里行间,与山逢,与水遇,那真是相看两不厌!

走进中华奇幻故事

——读《洪荒漫记 I 童谣村》

■陈裕

建构东方神韵的美好主题,融合《山海经》元素的全新神话体系——这便是《洪荒漫记 I 童谣村》带给我的阅读体验。这是廖亦晨创作的《洪荒漫记》九部曲中的第一部。它老少咸宜,堪称是一部史诗般的中华奇幻故事书。

本书由序卷、上卷、下卷3部分组成。开篇以《千字文》首句“天地玄黄,宇宙洪荒”起笔,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幻想中的神话世界相融合。书中出现的元素,如“文鳐鱼”“迷穀花”“扶桑树”等,均脱胎于《山海经》。如此设定既保留了传统神话的神秘感,又以童趣的视角激活其生命力,创设出一个读者熟识的神话时空。例如,十二生肖的拟人化设计,为传统文化符号提供了创新解读。这种“奇幻而不失本真”的写作理念,让作品具备了东方奇幻的独特气韵,完美呈现了中国式神话故事的创作风范。

在这部小说里,人物角色的塑造成为一大亮点。主角是一只叫唐果的小猪,兼具童真与奇幻的味道。唐果的雀斑、贪睡与老巫师的智慧形成鲜明对比,而小龙女“永不停歇”的精力则映射了现实中儿童旺盛的生命力。作者通过“捉弄阿洗先生”“禁地大战蜃女”等情节,将孩童的顽皮与勇气汇聚,既贴近儿童心理,又传递了责任与成长的暗示。配角中,三足青鸟、九婴神兽等一众角色的规划,进一步拓展了幻想世界的生物多样性,与《山海经》中的生物形态相契合,造就一个上古神话的衍生本。此举既拓展了读者的认知,又不脱

离传统神话的范畴,规避了天马行空的无脑假设,烘托出作品的主题。

好的神话故事作品,不仅需要营造符合精神主旨的奇幻世界,还要通过个性化的语言,表达出浪漫主义的诗意架构与史诗般恢弘的特质,本书在这方面就值得一提。例如,对“暴雨化作刀光剑影”的战斗场景的描述,通过动态意象将奇幻画面具象化;而“山中无岁月”的村庄特写镜头,又以静谧笔触构建出世外桃源的意韵之美。这种张弛有度的叙事节奏、动感十足的语言风格,既满足了儿童对冒险故事的需求,也为成年读者提供了精神家园。正如评论家简平所言,《洪荒漫记》是一部充满了《山海经》元素的奇幻史诗,既为孩子们描绘了一个恢弘浩瀚的幻想世界,也为疲倦的成年人塑造了一处童趣盎然的精神栖息地。

本书作者廖亦晨毕业于心理学专业,她在书中很好地融合了心理学理论与《山海经》中的神话思维,通过达尔文的进化论模拟出神兽与人类共存的生态系统。这种跨学科的文学期想使作品突破了传统儿童文学的桎梏,呈现出“自然规律与幻想交织”的哲思。

《洪荒漫记 I 童谣村》以本土文化为基点,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中华奇幻儿童文学的空白。它以瑰丽的想象重构了《山海经》的奇幻世界,在童真叙事中承载了文明赓续的宽厚命题。同时,它向读者证明:植根本土神话的文学,同样具备世界级的魅力。